

# 乱针绣与点描法

Scribbling Embroidery and Stippling Design

## ——有碍于国光剧团年度大戏《快雪时晴》

撰文/林幸慧



张容不安的灵魂漫游历史长河

“乱针绣”是民初苏绣艺师杨守玉创发的刺绣技法。与传统刺绣“排比其针，密接其线”的作法相反，乱针绣的针法纵横交织，灵活多变，以各色丝线累次错综掺和，成品色彩层次丰富，有强烈的立体感，是结合了刺绣工艺与西洋绘画的全新刺绣方式。“点描法”是新印象派画家秀拉的代表技法，以“点”的组合构成明暗效果。无数色点经过严谨布局构成整体画面，隔着一定距离观赏时，会感受到光点传达出特殊的律动感，秀拉以点描法创造了美术史上前所未见的视觉效果。国光剧团年度大戏《快雪时晴》是以京剧演员、交响乐团、本土题材和歌仔戏编剧熔铸而成的全新京剧。无论从创作组合或剧作本身来看，都与乱针绣、点描法同样具备“创世纪”的高度。

### 史无前例的创作组合

在戏曲创作中，音乐的重要性人所共知，此次国光与NSO（交响乐团）合作，唱腔控制由国光文场领导李超主控，全剧作曲由台北市立国乐团团长钟耀光负责，极度个性化的戏曲音乐与追求众声和谐的交响乐团如何中西合璧，令人充满期待。不仅如此，在特殊的音乐之外，还有特殊的题材。继1998、1999年的“台湾三部曲”之后，国光再度触及本土题材。京剧处理本土题材之难为，有目共睹，经过八年锻炼，国光再次挑起这个重担，尝试治京剧、交响乐与本土题材于一炉。面对这样特殊的客观条件，国光的应对之道也出人意表：请来了著名歌仔戏编剧施如芳。施如芳对于歌仔戏创作向来怀有高度热忱与使命感，这次面对来自新领域的挑战，她如期完成令人惊艳的作品——《快雪时晴》。

《快雪时晴》的创作组合虽然多元，可终究是一出京剧，国光要以京剧统摄交响乐、本土题材与歌仔戏编剧，殊属非易。就好比乱针绣，针针错乱，却必须乱中有序；也像是点描法，点点独立，却得要暗自勾连。在这之中，音乐必然是项大

工程，导演也要耗尽心力，但在大幕未启之前，此二者皆无法讨论，故此只能针对剧本略作陈述。翻开文本，《快雪时晴》与乱针绣、点描法的相似处就更令人称奇了。

### 乡关何处？千载余情

全剧以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为引，此帖原为王羲之写给友人张容的书信。戏由张容率军北伐前夕收到此信写起，因王羲之曾反对北伐，又在封套上将张容籍贯写作江南寄寓之地“山阴”，而非张氏江北原籍“清河”，张容大表不满，认为王“乡音未改初衷改”，故国之思不再，打算凯旋后要与王秉烛长谈，谁知出师未捷，战死沙场，一念不泯，难忘此信，魂追千载，历尽古今，看過历代君民，参透战争的荒谬与无情，终于在台北故宫《快雪时晴帖》的摹本前安顿了自己的心。

张容的执念，在于王羲之将收复故土的崇高使命置诸脑后，甚至自作主张给张容换上新的籍贯，力主北伐的他至死都无法理解安于江南寻常生活的王羲之。直到化作魂灵，漫游古今，他才逐渐看清楚：战争让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这厢战争的执行者可能身不由己地骨肉相残，那厢战争的发动者却已把酒言欢，共商大业。他看到不同时空的百姓竟有着共同的卑微愿望：一家团聚，过上太平日子。经过千年时光，关山万里，张容终于明白，千年以前替他改籍贯的王羲之其实想要告诉他：江北清河是再也回不去的梦土，江南山阴，才是你此生的家乡。

是处青山可埋骨，虽为异客，异乡竟已成了今后的故乡。

### 乱针与色点：人生片段的拼贴组合

全剧共五场，上下半场各有一序场铺垫。除剧首的序场之外，每场时空至少经过一次变换，最多可达三次，亦即一场

最多有四个时空在流转。  
全剧涉及的时间与主要  
人物有：

超越时空的大地之  
母、歌队、张容魂魄

东晋（张容、众文友、  
彤云）

不特定的古代（裘  
平、裘安、裘母、狼国国  
主、虎国国主）

后梁（温韬、盗墓兵  
士）

南宋（王伍思、李三  
娘、画师、红芸）、

清代（乾隆、众臣）

民初（赵长荣、高曼青）

现代（姜成章、青年男女）、

以上系依时序简单排列而成，但在剧中这些时空与人物  
时时变换，不只出现一次，也未必依照时序出现。

在当代戏剧中，跳跃的时空安排并不罕见。但戏曲与戏剧  
不同，由于表演特质之故，戏曲剧本的信息承载量小于戏剧  
剧本，因此人物不宜过多，多则焦点容易分散；头绪不宜  
纷繁，繁则可能交代不清。而《快雪时晴》人物之多、头绪之  
繁，从前列简表便可窥知一二，这是编剧的大手笔，却也给导  
演出了道大难题。

犹有甚者，当代戏曲作者或导演偶尔会安排不同时空并  
置一场，国光前作《金锁记》的意识流手法即为显例；大陆上  
海京剧院近年的《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和中国京剧院  
“京剧交响诗”《梅兰芳》或多或少也都运用了此一方式。  
尽管未必都像《金锁记》那样收放自如，流畅灵动，但京剧  
依照时间先后线性叙事、单一时空的规律确实逐渐被打破。

然而，《快雪时晴》更进一步，“场景与人物不断流转、  
交错、甚或同场并陈”成为剧作的全部结构，再加上超越时  
空、游离剧外的大地之母与歌队这样的希腊悲剧元素，乱针  
怎样组合，色点如何排列，全在编剧胸臆。施如芳摊开一地  
看似破败的结构，再以深情绾结古今，让《快雪时晴帖》的  
收件人张容神灵不灭，千载追寻。这样跳跃式的剧本结构几  
乎不再属于戏曲范畴，也许更适合拍成电影，以一幕幕目不  
暇接的画面撼动人心。这个本子，真真是对戏曲导演的严酷  
考验。

#### 新天地，新时代

施如芳以张容贯穿全剧，透过他追寻《快雪时晴帖》的  
过程，串起不同时空中庶民百姓与帝王将相的人生片段，将  
这些人生片段拼贴起来，加上大地之母超然物外的提点，组  
合成《快雪时晴》这幅长卷。这样的笔法对戏曲而言其实非



张容穿越时空，在原乡与他乡之间



张容在准备挥军北伐之际收到王羲之书信

常危险，由于缺乏足够的空间铺开展，酝酿情绪，可能导致  
每一个片段都流于浮光掠影，有形无神，难以成篇。但反过  
来看，由于含摄之广、内蕴之富实属前所未有，兼以非比寻  
常的音乐配置，若处理得宜，也可能创造出波澜壮阔的史诗。

回顾施如芳的重要作品，从《荣华富贵》以后，无论《大  
漠胭脂》、《梨园天神——桂郎君》、《无情游》或《人间  
盗》，都有共同的特点：立意尖新，深情动人，叙事或有小疵，  
但深情与新意总如散金碎玉，流光溢彩，白璧微瑕因而都隐  
没不见，始终让人对她抱持高度期待。这次的《快雪时晴》  
亦然，创意令人赞叹，深厚真挚的情感令人不能自制地、几度  
展卷便要几度泪潸潸，而特殊的结构却令人拆舌不下，忍不  
住要为导演担忧。幸好，导演李小平已然百炼成钢，寻思两  
岸，或许唯有练就舞台时空变换独门密技的他，才能善待这  
样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剧本。

乱针绣针法错乱，但绝非杂乱，点描法的各点色彩配置  
也都经过精密计算，作者要总揽全局，才可能创造逸品。国  
光艺术总监王安祈教授素来能将最合适的人摆在最合适  
的位置，《快雪时晴》内需以京剧涵融交响乐、本土题材与杰出  
歌仔戏编剧，外需经历两个顶级表演艺术团体的磨合，众口  
难调，要调和鼎鼐中不和谐的诸味，是一项让人备受折磨、  
却也十分过瘾的重任。

在下笔为文的此时，《快雪时晴》终极呈现如何尚属未  
知，但选择这样的题材就如同当初选择张爱玲的《金锁记》  
一般，起手便自不凡，国光制作团队敢于面对这样艰难的考  
验，其胸襟识见就值得击节喝采。回首中西艺术史，乱针绣  
与点描法的出现，都为所属的艺术门类开创了前所未有之  
境。《快雪时晴》也有同样的企图心，国光尝试开启新天地  
之门，引领永不满足的爱戏者，一起走向新的时代。

（本文刊登于2007年10月份《传艺》杂志）

（林幸慧：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 / 白勇华